

# 內篇應帝王第七

帝王治人者也亦得人矣而必出於非人如壺子之無壽者相然後可保其混沌而爲帝王合應之道也

齧音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以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此知乃大道之所忌行以告蒲衣答之

混沌散太樸是也故王倪四

性

能

知

行

子即被衣王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古之倪之師也

帝人

有虞氏真猶藏仁以要人懷仁以結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

人非人天也不出於天人之心

自得

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

不辨是非卽老氏呼馬亦馬呼牛亦牛之意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貌

其知

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殺亂泰氏

之知情信而不疑德眞而不

偽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唐荆川日言舜猶有意

尙出於人道而非天道未始入於非人泰氏之於天道不期

道藏輯要

程疏

七

牛集九

七

三

而合也褚伯秀曰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帝王之道尤

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代聰明者代視知者代謀勇者代捍

吾則端拱無爲道合乎天而人

性

自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

離

中始名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

經綸天下之大經也

式

義度人以義爲程式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離

性

已遠以己制物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治外

乎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謂正性求諸已也而後行

則加諸人矣爲治不過確乎盡性命之能事不強人以所不能

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音奚弋之害鼷奚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

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天根人遊於殷陽殷山

之陽

至蓼音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使我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生人以治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我因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

之鄉以處曠埌音浪之野汝又何昂

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厭

屑也不屑遊人世思以出世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空超陰陽也遊何有處曠埌造道域也欣厭在已出入無迹豈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昂

以治天下感其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遊心於淡常清靜也合

作爲而無容私此上古之治也陽子居人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於

梁力行物徹知周物情疏明疏通明達學道不勸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比猶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胥徒之更技係工技之居及也

聃直事者技係肆係業者勞

## 道藏輯要

南程疏

上卷三

卷

牛集九

形怵心者也若人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勤於學道而不自適亦此類耳且也虎豹之文

來田以皮之文致獵人之田獵藉音狃之便執麋狸之狗來藉緩狃麋狗皆

楚然改容之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強梁疏明之所自取也陽子居

不自己化貨施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有高今古之名而莫可舉使物自

喜化國之民立平不測所存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

鄭有神巫曰季咸者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天期以歲月

旬日者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歸

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吾與汝旣其文既盡也盡未旣其實未盡而固得道與余莊

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眾雌  
感而遂通若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相之矣

則無

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卵胎于雌而朕于雄無雄之卵不可抱又奚以卵爲兆呈于色而生于心無心則無

兆而汝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

亢張于外以取信于世故人可得而相信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吾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如灰已濕

而火已滅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晉示之以地文

將生機萌于九地之下也正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嘗又與來

德機也

似死故曰不正杜者閉也德機卽生意也

瘳矣

瘳愈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權動也卽權衡之權杜閉中動機已露

列

道藏輯要

程疏

上卷

牛集九

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晉示之以天壞

先不曰地壞而曰地文此不曰天文而曰

天壞用字之奇處游心于虛空也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

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機自踵而發踵卽眞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湧泉穴也善機卽生機猶言好機括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呂吉甫曰地文則陰勝陽天壞則陽勝陰太冲之氣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猶平衡故謂衡氣機也太冲莫勝與天壞地文皆是觀名

鯤倪桓之審爲淵鯤魚也桓盤桓也審處也淵靜深不測也鯤止水之審爲淵止水全然不動流水之審爲淵水且流且止正

意喻太冲莫勝衡氣機

淵有名此處三焉

機發于踵是鯤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

水也故曰此處三焉言方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示其三猶未盡其妙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

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不之以未始出吾宗

宗卽禪家

之本性道家之元神未始出者凝聚那點陽神下藏于氣穴之內卽深根甯極是也季咸以其心而相人之心我無心則彼所心相者亦不能

獨立故自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

威

咤不知其誰何惟

杜機不動併機亦無順化自然委委移移不可名狀

因以爲爭

頹

靡因以爲波流故逃

也其止也因以爲爭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于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卽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卽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立待與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

相者所可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

學而歸三年不出

以下直指學問真訣

爲其妻斐

竄

食嗣豕如食

嗣

人於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程疏

卷

牛集九

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爲其

妻斐不知有妻食豕如食人不知有物于事無與親不知有

人事也雕琢復朴卽已雕已琢復歸于朴也塊然獨以其形

立無情無爲之貌紛而封哉不至紛而

無爲名戶無爲謀府

有封畛也一以是終終身以此爲常也

無爲事任無爲知主

實者名之主吾韜其光無爲名戶集思廣

益所以聚謀吾黜其聰無爲謀府激濁揚

清所以任事吾同其塵無爲事任也爲學日益所以求知吾

示以地文無爲知主也學道人必先有此四無而後可以入

道最爲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喫緊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而已凡人以形骸爲體故體有窮而遊有朕至人以精神爲體

故體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于天而無一虧損所見所

得不爲不多矣而彼不自以爲見得

也亦虛而已卽顏子之實若虛也

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象曰若鏡者鑒物而無情也不將不迎不藏來卽應去

卽止也物來卽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神勞

之慮○卽定觀經以有爲爲應迹以無爲爲真宅之意

南海

之帝爲儻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

音

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

陸西星曰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儻曰忽士冲氣故名之

曰渾沌此箇寓言卻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爲報德奈何以聲色香味報之曰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七竅開而渾沌死乎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因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

起六識于是逐妄迷眞去道日遠矣

復妻子曰此章大旨本老氏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來欲  
今之帝王合應亦如此也蓋齧缺問於王倪治天下之道四

問而四不知含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意烏知不知之非知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程疏

卷一

牛集九

耶謂有虞氏爲藏仁以要人而未始出於非人其泰氏之卧  
徐徐而覺于于乎想此有道氣象舉止自如夢覺皆眞渾然  
一天也而猶未始入於非人者何哉至道忘道故君人者經  
可已出義可已式度可已裁欲住此以化人而未必能化化  
也狂接輿之所謂欺德是已何異於涉海鑿河而使牽負山  
乎聞聖王之治形端影端令人各正其性命未聞其知出於  
鳥鼠二蟲避害之下也猶未也不觀無名人身在造物之內  
神遊六極之外謂之出有入無也亦可謂之處墻塈之野也  
亦可不可以天下爲事者而強問以治天下之道彼未調天下  
之人而先調一己遊心於淡含氣於漠而已治矣順物自然

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猶未也陽子居以嚮疾疆梁物徹  
疏明者爲學道不倦而比明王不知自聖人視之不啻如胥  
易技係之勞苦也亦猶虎豹之文而來田執櫟之狗而來籍  
均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也有道於此功高天下而已不居化  
貨萬物而民不特不惟難名亦難測不惟無譽亦無迹老氏  
之所謂明王何容易哉鄭有神巫能知人之死生禍福者知  
無雄之卵雖眾雖不能抱也知鋒穎在外雖立覩易窺測也  
特皮相耳不知壺子能自爲死生不聽造物爲死生故季咸  
一見壺子而以爲死矣豈知壺子將生意藏之於地文不震  
不定自杜其德機耳再見壺子而以爲有瘳矣豈知壺子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老子

牛集九  
卷之二

生意升之於天壞機發於踵悉現其善機乎三見壺子而以  
爲顏色不齊無可相焉豈知壺子示之以太冲莫勝不動不  
靜爲衝氣機也壺子之道其有淵源平機發於踵爲鯤桓之  
淵不震不正爲止水之淵氣色不齊爲流水之淵壺子之九  
淵卽淵泉而時出之淵僅露其三未罄其中藏也四見壺子  
望之而反走豈知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也者在道爲  
太虛在天爲斗杓在儒爲一貫在玄爲眞主人翁在釋爲本  
來面目未始出則深根甯極變化莫測相者將何處著眼乎  
故不得不逃列子於是見所見而來學其學而歸杜門不出  
者已三年矣爲其妻饗食豕如食人忘物我也於事無親太

朴已復志玄同也無爲名戶名自去無爲謀府謀不集無爲事任事漸解無爲知主知渾忘體無窮而遊無朕渾然一實若虛之至人也至虛莫如鏡物來而不着物去而不留任其自來自去而我不傷至人其庶幾乎南帝識主火德也火能明亦能燥故名儻北帝情君水德也水能澤亦能流故名忽中央黃帝正位居體土德也旺於四季火得之則熯水得之則止故其名爲渾沌人身之水火會合於中宮之土故曰甚善報德之法無過於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而已奈何投之以聲色臭味日鑿一竅未免魂漏于眼魄漏于鼻神漏于口精漏于耳意漏于四肢孔竅鑿至七日元神喪而識神用事一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卷

牛集九  
川川

身皆純陰也故渾沌死矣不知復卦之陽以七日而來復大修行人乘此七日之後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聲而神在心鼻不香而魄在肺四肢不動而意在脾則五氣朝元矣此之謂報渾沌之德